

石

匱

書

石遺書卷第十六

皇后本紀

孝惠高皇后馬氏宿州閔子卿人先世默采太
保父馬公母鄭媪馬公貧而俠歲儉以女托定
遠人郭子興后智而能勤女紅精異于興夫妻
視如己女子興為濠帥奇高帝收之幕下以
后與婚子興男數困帝后左右之嘗懷焦鑄腐
膺從在軍恐帝倉卒迫院之不時度歲飢餉

糗餌自不宿飽有識記書札委受倉卒未嘗失
遺 帝帥師渡江后率諸將士妻妾從完緝衣
鞋給士怕至夜分 帝禦陳反諒龍灣后盡發
金帛衣服賞士怕語 帝以不殺人為本人心
歸即為天命 帝甚善之既即位立為皇后謂
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言倉卒蕪萎亭豆粥
滹沱河麥飯寧意久不報今皇后起布衣與朕
同甘苦常從朕軍中倉卒忍飢餓懷糗糒食朕

比豆粥麦饭固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子
構禍皆盡孝誠謹承諸姊姒消釋嫌疑往郢氏
猜忌朕孤危甚賴后調護曲周而免視長孫皇
后尤難家有良妻猶國有良相也朕忍忘之罷
朝語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
不忘糟糠妾願陛下母忘貧賤一日帝念
天下窮苦當饋而嘆后起賀曰陛下此心即古
人飢溺繇己之心願常存勿忘及克燕輸燕寶

重器于寢畢入陳后問 高帝所得元者何

帝曰珍寶后曰元氏有此柰何不能守而失之
豈財貨非寶帝王自有寶邪 帝曰后意謂未

得賢邪后起拜曰陛下言是南京宮闈成 高

祖與后步出乾清宮 帝顧后嗟曰胡做亂做

做出如許大事仰視棖題見上有草工繪画深

悔失言憲欲除之亟召草工下后以手自掩其

耳草工悟屢召不應遣內侍摘之下詰以不應

故草工曰少患耳聾遂釋不誅居怡常勸帝
親賢務學隨事幾諫講求古訓諭告六宮一日
集女史清江范孺人等問漢唐以來何后最賢
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宋為盛后命錄其家法
賢行誦而聽之或曰未免過仁厚后曰過仁厚
不強於刻薄平后顧問黃老何教也而竇太后
好之女史曰清靜無為仁本若絕仁棄義民復
孝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即仁義也詎有絕仁

義而孝慈哉又常勸 帝預蓄積以禦水旱曰
堯水湯旱以有備故不害苟無預備民不聊生
矣遇旱蝗輒茹麥飯野蔬助 帝虔誠禱格念
百官之京師者俸有限請於 上常中使周給
之常宴廷臣飲饌非親嘗不進謂 帝曰朝廷
以天祿養賢必豐腆乃當今典大烹者於群臣
皆不旨微非陛下意乎 帝急召光祿詰責之
帝嘗幸太學還后問國子生幾何 帝曰數千

曰悉有家否曰亦有之后曰人才衆多廩之薄
矣妻子不贍不累心耶帝即命月給有家太
學生糧為故事後帝以重典肅天下后常濟
以寬仁每前殿決事有震怒還宮坐定后必詢
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出涕諫曰陛下艱子今
已有衆子宜積德母縱怒枉殺人性命即國祚
長久帝每為追悔吳興民沈萬三家富甚有
盆口聚寶能益財為帝造都城三之一又為

帝犒軍 帝曰匹夫犒天子罪亂民也宜誅后
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
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未
有不法以犯吏辟陛下降何煩 上釋萬三流之
滇南瘞其盆城下名門曰聚寶 高祖兄子文
正鎮江西驕縱無道 帝誅其左右欲罪之后
諫曰文正驕縱然自渡江來克太平破陳楚也
先取建康屢戰有功守江西被圍距陳友諒能

堅守三月不下其智勇也况骨肉親侄即有罪
宜宥 帝曰后言是後文正恐望 帝怒欲致
之法又以后力諫而止宋學士濂常授太子經
以詮誤寘重辟后聞為素食 帝還宮問故后
曰聞宋先生當刑祈天宥之耳因泣下曰民間
延一塾師訓子弟尚始終不忘宋先生授太子
諸王經甚勤今柰何殺之况宋先生致仕在家
又何與京師事也乃得貸妃婿宮人被 上寵

有子者厚待之命婦入朝延接如家人禮尚膳
御前必躬自省視宮人曰典膳有人無煩聖體
后曰婦人事夫不可不謹且吾親視不主使僕
輒受責耳一日羨寒 帝憇羨狼籍后面后憊
再進而為改容 帝怒宮人后亦為同怒執付
宮正 帝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后
曰妾聞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
有騎重付宮正則酌之矣 上曰爾怒何也后

曰妾之同怒所以解陛下怒也嘗語帝事机
得失本君心邪正天下安危係民情苦樂又曰
法屢更必弊則生奸民數擾必困則生亂
帝皆命女史書之晚年好讀朱熹小學曰是書
言易曉事易行而人道無不備宜表章之于是
勅親王駙馬太學生咸講習小學性至節儉居
常服澣澣食糲終日不忍易製衣裳縷餘帛為
巾袴曰天地生物當為天地惜之織工治絲有

荒穠棄遺者亦緝織賜諸王妃公主謂之曰若王長富貴庸詎知蠶桑之不易乎此雖荒穠然在民間即寸絲亦難得不可輕棄也 高祖盛怒有大斂戮后度不能解衣微時所服衣取糗糒置懷中出寢御前曰主忘昔日之貧賤邪此主昔所嘗食也 高祖每為動容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 帝寢食不安群臣請取醫禱于山川后謂 帝曰不起命也禱醫何益使醫無効

上必數醫是益妾罪也及崩六宮外庭下空閭
巷莫不號慟葬孝陵謚曰孝慈聞之秘傳高后
五子皆娠諸宮人而后竟不誕懿文母李淑妃
成祖母碩妃傳之太常祀典及孝陵泣次確
不爽

仁孝文皇后中山王徐達長女少喜讀書一覽
輒不忘洪武九年冊為燕王妃 高皇后深愛
之曰吾孝婦也及 高皇后崩哀毀動左右執

喪三年蔬食如禮每見于澤未嘗不流涕在燕
即助文皇為憂勤而和厚逮下文皇入正
大統后正位愈加祗畏靖難兵興后弟增壽有
陰戴建文帝害之文皇將追封焉后力辭

上曰非以后故后曰此陛下大德顧非妾志弟
子景昌稚無知願賜之師教平居數為文皇
言南北戰鬪累年軍民不得休宜有以慰薦之
又言人材難得今在廷之臣皆太祖所成就

願陛下勿以新舊為間時 文皇召翰林七臣
倚毗之興朝夕共政后悉召其命婦賜冠服鈔
幣旁慰之后觀女憲女戒諸家約其要義作內
訓二十篇復采儒釋道嘉言善行類編勸善書
示太子諸王而戒之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
惡如穿坎久必陷又曰為善如夜就旦漸睹天
日為惡如旦就夜漸入幽昏又有病遺命皇太
子夙夜恪勤敬事君父勿以我故哀毀傷君父

心往時余父皇靖難吾母子留守京師南兵圍
城數四將校士民之妻皆擐甲胄挾矢石登城
列陣以死守甚苦及內難平吾正位中宮富貴
已極而將校士民之妻恩典闕然吾寢食未嘗
敢忘近聞余父皇將巡狩北京意得從請加恩
今不逮矣余謹志之奏聞父皇以終吾志及崩
帝慟哭群臣奉慰 上曰皇后仁明賢孝漢馬
氏唐長孫之流也雖處宮中一念在民綽今不

聞善言矣因爲后薦大齋於靈谷天禧二寺聽
群臣致祭光祿寺爲具物甲午冊謚曰仁孝皇
后出內訓勸善二書頒賜臣民塋長陵

孝誠昭皇后張氏永城人父彭城侯麒洪武二十
年冊爲燕世子妃世子監國時二王揚播流
言日處危疑后小心恭孝得文皇心文皇
嘗內苑曲宴憲監國憤之而獨念后賢呼之前
指太孫曰媳婦微而與而子憤者廢矣異時

家事大難若應承后叩頭謝尋忽退文皇恠
密僨之則入大庖手湯餗出薦文皇為感泣
痛飲盡歡乃罷酒自是太子得無易而國安及
仁宗即位多所翊贊宣德元年尊后為皇太后
宣宗事太后甚謹軍國大事必稟命而行太后
亦時時詢帝外朝所平決是時海內泰寧
帝入奉內宮出奉遊宴四方貢獻雖爪葉微物
亦必先上母子間慈孝聞天下三年帝奉太

后游西苑皇后皇妃侍行 帝掖與登萬歲山
奉觴上壽獻詩頌德太后悅酌賜 帝諭以保
安天下 帝稽首拜受五耳春奉謁長獻二陵
如漢明帝故事親橐鞬騎導至河橋下扶輦畿
民來道拜瞻感悅陵旁老稚亦山呼迎拜太后
顧 上百姓戴君以能安之皇帝宜念 上奉
太后過農家召問其老婦生業安否皆踴躍應
對質朴如家人太后賜之鈔幣飯飲有進蔬食

酒漿者太后取以嘗時彭城伯昶兄弟從太后
召見行宮諭令謹保家族毋得恣肆以招罪愆
此時朝廷有法雖吾至戚亦不得而保全之矣
汝兄弟其朝夕在意後宣帝崩 英宗嗣位太
監王振以伴讀恩入司禮監所為多不法一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輔大學士士奇崇
溥尚書溥入 英宗西向立榻傍輔等西下立
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廷中肅然太后召輔等

前曰卿等皆舊臣輔政今嗣君冲年幸同心一
力計安社稷召士奇溥前諭曰先帝監國時念
二卿孤忠屢形愁嘆及在位每語及監國時事
輒潛然涕下念二卿同憂危言在耳不忘不謂
今日得相見也士奇溥伏地泣太后亦泣左右
皆悲愴久之后顧上曰此五臣三朝所簡任
貽皇帝皇帝允有行必啓有斷決必告非五臣
所贊決不可行也英宗稽首受命頃之宣太

監王振伏殿上太后色頃異曰汝侍皇帝起居
多不法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振叩頭
稱萬死英宗跪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帝年
幼豈知此輩誤人國家多矣我聽皇帝及諸公
卿言姑留此奴然自今更不得令干预國事如
再犯即斬勿赦時禁闈肅清諸宮中一切玩好
不急之務皆斥不用禁中無差官事必付閣下
票擬然後行隔數日太后輒遣中官至閣問連

日幾多事幾多章奏閣臣條封以進太后叅比之或經司禮自斷非閣臣議允者輒召振詰責繇是終太后之世振不敢專大懸伏不得作正統七年十月崩上尊謚孝誠

恭讓章皇后胡氏山東濟寧州人為宣宗結髮后帝時海內宴安車駕頓忘游幸后常乘間規諷居二年疾無子而孫貴妃有寵宮人有子貴妃子之遂立為皇太子后遂稱疾請閒宣

宗下詔曰比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
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讓表請居閒朕念夫婦
之義屢拒不允而陳辭加懇至再至三已從所
志就聞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一如其舊貴妃
孫氏 皇祖太宗選嬪於朕十有餘年德義之
茂冠於後宮寔生長子己立為皇太子群臣咸
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厥位今冊妃孫氏
為皇后尋賜胡后號為靜慈仙師 宣宗晚年

自悔欲追復后位號悵莫及每自嘆曰此朕幼
年事後仁孝皇后憐后賢仍命入居清寧宮
追謚如常儀每燕會居孫皇后右正統初年崩
天順中孫太后崩閣臣李賢等議定上胡后尊
謚下勅言母后胡氏遺榮慕道讓位就閒優游
百年以及令終朕時冲幼不敢故違尊為靜慈
仙師發塋之儀亦惟是稱皆所以仰成其先志
也迄今思之甚悼甚悔其議上皇后尊謚令所

司脩葺陵寢如制

孝恭章皇后孫氏山東鄒平人父忠永城主簿
彭城侯張麒妻昭皇后母也故永城人章帝為
太孫時成祖為選婚彭城侯夫人言后於
仁宗得入宮方十餘歲仁宗命昭皇后育之
已胡皇后中選為皇太孫妃命后壻仁宗即
位冊胡皇后為太子妃而亦賜后妃冠服及章
帝踐祚冊胡皇后為后后為貴妃寵冠後宮宮

人有子貴妃子之得立為太子是為英宗皇帝胡皇后知上意在貴妃遂稱疾上表遜位上許之遂冊貴妃為皇后左右宣宗多所匡弼及英宗嗣統上尊號曰皇太后正統中太監王振橫肆嫉榮酒李時勉不附己廉其微過荷校文廟前孫太后聞之大驚召帝問榮酒儒生師表至尊重柰何令囊頭表則地於紀綱謂何帝謝不知太后大怒曰即不知用若為作皇

帝高祖遭遷遣中使偵問乃知振呼為也遂得釋
土木之難中朝洶々患無若太后詔百官太子
冲幼未能理萬幾廊王宣宗親子又早長可
嗣大統王本他姬子竟立之而社稷以安英
宗在幽中太后寄貂裘禦寒及在南宮時入省
視太監王誠舒良密議俟太后入以景帝旨即
留之南宮太后不敢復往石亨陰結太監曹吉
祥蔣冕等謀請復辟密白太后許之既復辟石

亨徐有貞等共傾于謙勤之於死后憐謙忠社
稷功不賞反致殺身而諭 英宗何為不問謙
以保社稷 英宗大悔悟天順中以會昌兄弟
得封爵顧不樂者累日曰何功于國家而濫受
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
之矣六年崩上尊謚孝恭

孝莊睿皇后錢氏燕山右衛人父貴以燕山護
衛千戶從 成祖北征陞都指揮僉事后以正

統七年冊立孝謹無妬忌 英宗聞后族卑微
欲俟之后輒遜謝故后外家獨不封 英宗北
狩每夜瞻北斗哀號顧天拜祈駕還倦則即地
卧未嘗就寢自是一股為癆不起以哭泣多故
一目為失明及迎駕悉宮中所有以佐費駕還
居南宮不快意后日夜為慰解保護勤至及復
辟太監冕請於皇太后立貴妃 英宗怒立斥
之先是孫太后子 英宗無敢言者太后崩后

具言之并為胡廢后白枉 上莫知母宮人為
誰竟已而後胡廢后為故后景皇后以鄭王妃
居宮中后禮焉如妯娌 英宗臨崩念周貴妃
有子后無子恐千秋萬歲後不得同穴特命大
學士李賢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當與我合墓
賢退而書之閣中 懿宗即位欲上兩宮徽號
周貴妃不欲后並稱曰豈有無子為皇帝稱太
后者 上使太監夏時下外廷議以彭時議得

兩宮並尊而更於太后上加慈懿二字成化四年太后崩因太后又不欲后合塋上使夏時懷恩召大臣議又以彭時姪夔上疏力爭率百官跪伏文華門外得旨合塋裕陵遷主祔廟遂上尊謚曰孝莊睿皇后

景皇后汪氏英宗冊為鄭王妃性稟真純恪脩女行孫太后雅重之鄭王自監國進即位是為景皇帝立后為后侍帝持禮無徇鹵犯

京師后下懿旨掩骼埋胷后無子有二女次妃
抗氏生子見濟景帝欲廢英宗太子立為后泣
諫以為不可帝竟廢太子為沂王立見濟而
抗氏為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英宗復辟
景帝崩后仍稱王妃欲使殉葬李賢曰妃雖立
為后尋見幽抑其兩女無依尤可矜憐上曰
朕謂無所置之初不計其母子惄言良是而憲
宗時為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所以事之益

恭得出侍衣食用度賜予有加憲宗又從中護持之遂得挾貲屬外二女育宮如故其一女長誓不適人憲宗強之下嫁郡馬王堅后賢且壽周太后與相得甚懽歲時召入叙家人禮正德元年薨廷臣疑墓祭王鑒曰墓以妃祭以后遂合葬二年上尊謚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杭后以景泰之七年薨先祔廟英宗復辟改封號遷別室而景帝母曰吳太后者亦以復辟之年

仍為貴妃

孝穆太后紀氏 憲宗妃 孝宗母也賀人本

蠻土官女成化中大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選宮人受女史警敏通文守內藏時萬貴妃有寵而妬他姬幸上者皆治使墮妊即妊亦被其害傷柏賢妃所生悼恭太子亦為貴妃失之

上嘗行內藏紀太后慮對稱 上意 上悅之就藏幸太后萬貴妃知而恚甚居數月且治之

婢謬報曰病痞于是萬貴妃譖太后 上前謫居安樂堂亡何 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今 上未子雖不敢即使 上知顧奈何棄之 猶哺餌粉能秘之別舍此時惟 憲宗廢后吳氏知之亦時上哺養至成化十一年六歲矣尚不敢剪其胎髮萬貴妃不知也莫敢言 上上平居數嘆未有太子中外亦憂萬貴妃者一日在宮中安能使諸妃子也他日 上

召張敏擲照鑑嘆曰冉々矣而未子敏伏地曰
死罪萬歲有子也 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
曰有顧萬歲當為子主者臣敢出以見 上曰
老奴無傷也何以生領我視之敏復伏地言狀
憲宗召見之 孝宗雙被地走入 上懷幸

上衣游戲捋 上鬚 憲宗顧視曰我子也類
我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灾外廷憂 上無繼嗣
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

主上有子六歲莫之知因具道故群臣聞之大喜即請為孝宗名擬上不中上自名之于是上移居紀后永壽宮數召后飲酒甚歡萬貴妃日夜泣怨也曰群小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召紀后飲置毒酒中后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明言賜謚恭恪莊僖淑妃張敏悞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為太子即皇帝位以其年追封后皇太后謚孝穆遷葬茂陵主

紀奉慈殿時萬貴妃久死中外謹諱指切妃家
監察御史曹璘請告貴妃罪先帝遷其墓削其
謚號魚臺縣丞徐頊亦請逮治當時診視諸醫
萬氏眷屬曾出入宮禁者究問所以暴薨狀僉
謂株連大獄非所以妥先帝已之而特遣太
監蔡用之賀求紀家得繼父貴祖旺兄弟二人
以聞上既悲傷念太后聞得其家兄弟大喜
詔名父貴為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旺為旺授

指揮僉事賜予第宅金帛莊田奴婢不可勝計
追贈太后父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熿為夫人
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
置守墳戶復其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常自語世
賀縣姓紀親族多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
聞之愷亦廣西人故姓李鑾中紀李同音至自
妾自稱太后兄求鎮守而廣太監恒者為訪其
叔福與兄偕未福等皆已死愷姊婿常父成因

出冒之有司皆待父成戚晚名所居里曰迎恩
貴旺者亦故姓李輒曰常猶冒焉况我寔姓李
因訴為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辨也用既典偕來
二人驟罵貴父成輒生心詣闈爭辨 上命郭
鏞聽之鏞亦謬逐父成歸 上既使使者修治
賀先塋鑿人冗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見使
者使者還訴貴旺不寔 上復遣給事中孫珪
御史滕祐聞行連賀諸處珪祐微服入徭役中

察得其偽竄奏 上謫罰鏞等有差戍貴旺邊
海 上數念求太后家竟不得其要領弘治三
年八月禮部尚書耿裕奏曰臣伏見陛下追
念皇太后深渭陽之恩重力微魏晝力微無事家之戚
使者冠蓋結軼道路訪求宗支見似而喜薄誅
其厚誣者 上聖之隆恩昊天之極感也粵西
昔當大征之後兵燹飢荒人民奔竄歲月悠遠
踪跡難明 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

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
服十二日閣臣張璁以為不可請仍二十七日
制第稍殺之以別其大喪 上可其奏謚悼寧
改謚孝潔以其年別塋之天壽山襖兒峪萬歲
後母同穴也及 帝崩 穆宗即位下禮官議
以後為元配合遷奉祔兒峪梓宮合塋永陵主
祔太廟制曰可

孝烈皇后方氏 肅皇帝第二后也 帝即位

且十年未有太子張璁言古者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廣嗣也臣願陛下乘茲昌盛博求淑女為龍祥計帝從之其明年后與鄭氏王氏閻氏常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並冊為九嬪冠九翟冠大彩鞠衣圭用次玉縠文冊黃金全視皇后綬五分之一至期帝袞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勳戚文武大臣行冊禮既冊從皇

后朝內朝禮成百官稱賀 帝皮弁受見蓋創
禮也后端慎不怠甚稱 帝意張后廢 上屬
后舉示憂言之對曰臣請為 陛下賀天天圓
而地方者也 上喜遂以其年立為皇后進封
僖嬪沈氏為宸妃麗嬪閻氏為麗妃副之故事
立后謁內廟而已 帝以天子立三宮所以共
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下翰林禮部議：如
旨正月壬子 帝御奉天殿遣太傅武定侯勑

烏正使少傅卑敬為副使持節冊三為皇后
帝率謁告太世二廟乙卯頒詔天下丁巳受命
婦朝賀於未央宮 帝之薦高皇帝后尊號也
后捧高后主亞獻睿皇后升祔忌辰 帝率后
與諸妃親之睿皇后既祥以后奉几遣恭特進
封其父都督方銳安平伯 帝待宮人下急宮
人怒謀弑逆二十一年十月 帝之所幸曾妃
及寧嬪王氏侍寢 諸宮婢楊金英張金蓮等

十餘人以組縊 帝項釵股剝其囊組誤為死
結不殊金英恐走告后 二馳至解 帝組 帝
乃蘇趣捕金英訊之辭首王寧嬪曰曾妃雖不
與亦知謀是時 帝病憊不能語后以 帝命
收曾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收斬其族
屬 帝念曰曾妃我所愛豈宜生此心冤之銜
憂言焉 上德后之救之復進封父銳為侯久
之 上念曾妃終疑后二十六年冬十一月宮

中火 中官請救后 上不應后遂崩 上諭禮
部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冀相終始不意
遽逝痛切朕情其鑿亦元后禮先祔享太廟禮
部尚書徐階力爭以孝潔皇后例請不宜祔太
廟 帝不從 帝以后救寢撫之愛念后先
壓于孝潔又以睿考入太廟非臣子公論恐干
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 仁宗而在睿考故欲
后先祔群臣之意亦不在不欲 帝自豫廟者

以孝潔元配不祔故未敢遽祔后 穆宗即位
上尊謚孝烈用禮官言奉后主弘孝殿

孝安莊皇后陳氏大名人李皇后以太子妃薨
冊后繼之 穆宗即位冊為后：莊敬有聖德
帝所幸無度后每正言沮之遂不悅屏居別宮
者數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以為憂既疾甚
試御史詹仰死上疏曰天子有后猶天有地分
陰陽之理建天下之極者也皇后 先帝所冊

立以配 陛下以位中宮 陛下宜遵 先帝
之命萬宮閨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四方家入
之則功聞皇后舉止端莊久拂聖意而去歲車
駕謁陵皇后隨輦朝野欣慶群疑消釋近聞久
離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左右無侍以致抑
鬱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中外憂懸萬一不起
如聖德何 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
稍安適或可暢意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後

帝疾劇忽思后言乃召還宮歡好月餘后復規
正如初 帝頗嘉納然已無及矣駕未崩先一
日后亟召三輔臣高拱張居正高儀岳麓語之
曰 上多不能起太子少所賴三先生秉公輔
政凡事無欺蔽也三臣涕泣拜命而出 神宗
即位上謚仁聖皇太后以貞靜慈儉化訓宮
掖數戒飭外家稟禮守度以保終始萬曆二十
四年七月崩上尊謚孝安

慎嬪魏氏魏縣人事 神宗有寵萬曆三十四
年元夕御宴慎嬪侍取君民同樂意勸 上停
礦稅面訶鄭貴妃為妹姐忤旨幽之七日暴卒
魏氏有女德好直諫與孝靖相結素為鄭妃所
忌 光宗七歲時有水阨魏氏力救得無恙鄭
妃恨之屢遭排斥及謹死頗著靈異 上嘗念
之卹最厚魏家人載其事傳之

石匱書曰高皇后貌同齊威后而智亦如之然

其一念好生之仁永巷脫簪有裨聖德 太祖
自擬漢高其於娥姁雌雉相去不天壤哉 太
祖敬禮糟糠死不立后雖報之獨厚然求其聖
瑞母儀足繼我高后者蓋亦難乎其人矣嗣後
孝誠孝莊代有聖德德不及孝慈高深但得其
毫髮亦足以光被形管嗚呼盛矣

石匱書卷第十七

太子本紀

懿文太子標 高帝長子也母曰李淑妃高皇后娘為己子 帝初下姑孰名郡曰太平而太子生報至 高帝喜鐫其山曰到此山者不患無嗣稍長 帝使采瀟傳之年十四 帝即位立為皇太子以廷臣並宮僚不別置東宮官以明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乃以左丞相善長兼太

子少師右丞相達兼太子少傅中書平章錄軍國重事遇春薦太子少保廷臣皆薦官有差作大本堂收挾圖籍番直儒秀其中有政則太子與群臣先決乃以上聞而諭之曰造君多睿承君多惠造邦之君身同於艱周艱則思々則睿承業之君身生於安生安則壅々則壅惟仁不暴惟明不惑惟勞不佚惟斷不牽惟怠用棄小子最哉 帝威嚴神武極教盡刑太子慈仁懇

勤慨然思寬通平易之政 帝嘗錄囚命御史
袁凱送太子覆審太子亟減之 帝問凱朕與
太子孰是凱頃首曰 陛下欲殺法之正也太
子遞減心之慈也宋濂之孫慎坐通胡惟庸
帝命即家誅濂太子泣曰臣願轉無他傳惟
陛下裁哀矜濂死 帝怒曰待爾為天子而矜
之太子惧溺於汪闊山禹 帝為太子赦濂而
喜且怒曰痴兒予殺人何興汝也因令出太子

濡衣履者擢三級解衣者皆坐 帝微時嘗被追高皇后棺 帝逃及薨以是圍授太子令佩之一日 帝大刑人太子諫 帝默然良久翌日遺棘杖地上命太子持太子有難色 上曰爾尚難持其復能琢治今所誅除皆天下險人奸徒琢治燕爾福莫大焉余惧尔之弗能持也太子頓首曰臣聞堯舜之世不雕自疏不鏤自完臣願陛下存其樸也 上怒投之以机不

中太子走逐之圍墮 上發視慟哭而罷之
使視陝可都否太子圍陝歸報仍使吏部尚書
詹徽佐太子錄囚太子減如前徽輒重附而先
入奏至太子奏 帝曰徽所執是法也太子
又頃首曰臣聞立國之道仁厚為本法者附也
非所以附 帝怒曰孺子欲遂君耶而教我太
子坐病博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也戊寅
臣民入哭慰 上亦哭曰朕老矣太子亡拊柩

太子鐘山東謚曰懿文立世子允炆為太孫太
孫即位追尊太子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靖難
後仍稱懿文太子始高帝將即位之歲夢如
微時游舍南見西北群鳥如燉摩天而下其數
莫量湏臾少近突出一鶴徐翅東南忽不知左
惟有青旛浮空數行少頃天上有木為朱臺
棱角四周欄檻皆繫朱黃繩臺忽轉西以左南
向見列坐嘆頭抹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

向南見中立三尊其中尊美貌脩髯人世罕見
略少回顧 帝仍往西北有頃逢數道士以真
人絳衣授 帝共衣裹五綵 帝服衣忽然冠
履俱備傍有道士授 帝劖靴劖皆如牙齒
帝轉行東南途逢皂衣者來禿袖露首及兩肱
股首頂兩耳竈怒目西北往 帝再東南行遇
一小川々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懿文
太子青衣而立占者曰燕者燕也其數真量燕

軍士也鶴者燕之王突出燕王出也美貌脩髯
燕王相也燕王蓋微時所生西北竟都燕也東
南都也衣禿袖露首若肱股失所歸也龜者
釜也釜者父也頂一龜建文承太子也怒目西
北往憤也懿文太子青衣立川南川北房其所
祀陵廢為園也

石匱書曰自古創業之君俱不利其長子夏啟
以後曾無一人得逃其數而吾懿文太子適當

其阨則勿謂帝王相能自造命者矣懿文仁
弱確守高祖家法而力行之其亦不失為漢
之孝惠而謙讓安恬無難可靖成祖領師出
何名哉

建文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王高

帝曰十月晦月日皆終不喜三十一年讓皇帝
即位立為皇太子靖難兵入京年十七歲矣莫知
所終建文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十二歲建文

君遜位靖難後號為建庶人者是也幽中都廣
安宮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又繫禁請于太
后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興
闈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造闈牛玉入
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庶人入
禁時總二歲年五十七始出不辨外物見牛馬
輒驚悖世傳成祖入宮時建文有幼子老嫗
教之牽成祖衣哭跪前求食曰狹兒餓矣餓

殺狹兒矣 成祖亦哭曰汝生帝王家寧有餓
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第幾子抑即太子
少子也或曰韋六哭者 成祖育之宮中未知
所終

石匱書曰異姓征誅南巢放弑其子孫猶備三
恪待以不臣古人斟酌忠厚所以大服于天下
也今乃一門之內自極兵威覆巢之下不留完
卵懿文則亦已矣其何面目見 太祖于地下

哉

哀冲太子載直 薦皇帝長子也母曰閻麗嬪
上即位十二年始得之既越月當名諭禮部尚
書夏言曰皇子命名有勅諭故事也夫名尚不
省賜之勅虛文矣朕欲待其知事乃教識之人
禮曰父命名朕啟先告祖考焉夏言對臣讀內
則篇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
曰欽有帥父孰子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

成此夫婦相對語非命子詞 陛下曰不降勅
甚善請擬定告廟命名制以備一代典禮 上
曰是其儀上先日告太廟寢殿其日保姆抱皇
子於寢宮擇内夫人敬慎者便剪髮留角 二
皮弁仰乾清宮皇后率麗嬪具服見行四拜禮
畢皇后侍立東面麗嬪後保姆抱皇子出寢西
至殿內授后內贊奏曰皇后率麗嬪聞內敢用
吉日祇見皇子 上降座命制詞遂執皇子之

右手而賜之名皇后敬對畢左還授皇子於保
姆皇后率麗嬪再四拜次日上御奉天門以
皇子名勅禮部宗人府籍玉牒上如言儀越
月皇子薨訖曰朕荷天眷予丈夫子雖即云亡
然嘗告之皇天皇祖詔示中外將冊命之矣
傷聖母之心沒刃朕懷之悼其謚之曰哀冲太
子

莊敬太子載樞肅皇帝第二子也以嘉靖十

五年生母曰王昭嬪娠時嬪夢神人星冠羽衣
衣之嬰兒遂生太子既三日上祭告南郊及
奉先崇先二殿送祭北郊諸壇南北郊皆加牛
一頌詔朝鮮安南二國蓋創禮也既四歲為吉
靖十八年其春上將視顯陵立為皇太子使
監國并封二子為裕王三子為景王同日受冊
寶故事冊立皇太子於文華殿諸王奉大門東
廊而已是歲禮官議禮擬二王同受冊於文華

殿頃之中官誤送皇太子冊寶裕王宮中而裕
王冊寶乃在太子所太子雖立幼未見年臣也
上自顯陵還疾良久其明年上以方士段朝用
言將令太子監國而退行修禡之方諸大臣固
爭太僕卿劉最以諫死其冬春坊贊善羅洪光
司諫唐順之司經局較書趙時春請以明歲朝
賀見太子於群臣上怒曰朕父不朝病耳洪
先等遂歸誠儲貳有先君父心其皆草昧為民

其明年御史楊爵上書極言朝政。上復大怒。
吾其傳也。爵坐繫獄二十三年。上又以父病
欲傳位。其冬禮部尚書宋案請。上以獻歲御朝
上復恚曰。爾等謂吾病矣。即此新序傳位太子。
于是群臣莫敢請上朝者。然太子寢弱不任耳。
十四而冠。二日薨。太子生而靈靜不悅。紛華
上方好神仙。以其動有仙氣異之。既疾。仁宗北
面拜。見出笑其薨。上痛甚。諭群臣曰。太子

疾弱王母保姆告我數矣比厚寃呂時中輩誹
謗朕躬謂朕不早朝又不教習太子朕之大明
命承大道運宣使小物欺災又累太子年十四
或可出閣講學故先冠太子如故事豈期超凡
長往嗟今失之矣紙上唐誕之物能療之乎仰
思當日聖母愛之甚至未久捨我益彰朕不幸
耳禮官議喪禮上及百官朞上謂天子絕朞
令百官齊衷哭臨冊謚曰莊敬工部尚書顧可

學言皇太子冠其日風壞泰折坊二日逝泰興
太同未婚而死曰折爾雅曰方澤泰折祭地也
請易折以坼不聽

名遺書曰自古慎忌之主即父子亦所不免矣
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此情語也
肅皇帝之二子哀冲蚤殤無問矣莊敬甫冠而
羅洪先等一請朝見遂疑其端誠儲貳太宗
世宗所見其有二邪嗣後裕景二王終不得立

而致煩廷諍多年詣臣蓋不諒 世宗肝膈而
徒事哓：則亦奚益哉

懷獻太子見齊 景帝長子也母曰杭妃 景
帝以即王居攝已為真既三年懷缺八歲矣意
欲立為太子 太上太子在不敢明言太監王
誠舒良為 帝謀請先賜大臣金于是大學士
陳循高穀人賜金一百學士江淵王一寧蕭鑑商
輅人賜金五十然亦未敢發頃之廣西都指揮

黃竑上疏曰 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
萬世往年上皇輕身樂齒文武將吏十喪八九
駕陷齒廷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
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
言難之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
美復全天敘之倫恐事机叵測反覆靡嘗語曰
天興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
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懼願早留意萬一

羽翼長養勢權轉移委愛子于他人寄空名于
大寶階除之下更為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戮
此時悔之晚矣乞興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
以一尸外之心絕覲覦之望疏入 景帝大喜
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禮部尚書
胡濱侍郎薛琦御幹集文武群臣廷議衆相顧
莫敢發遲疑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公等
謂此事不可即勿署名無得持首鼠兩端群臣

皆唯々署議於是文臣漢等武臣魏國徐承宗
等上言黃竑奏是詔曰卿等所引皆古義近者
耆舊內臣亦來勸導興卿奏同朕不敢專上請
皇母皇太后太后曰予老矣但願宗社乂安天
下太平人心如此萬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
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五月甲午立
見濟為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為皇
后改封太上皇帝皇太子為沂王大赦天下先

是一日陳儀伏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梃直入擊
香亭奮呼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傳男子
詔付錦衣獄瘐死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
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冲年一百官朝朔望癸
丑以立太子故賞諸親王公主乙卯賞邊鎮又
武内外群臣 帝既先賜諸大臣金至是復多
置東宮官屬諸臣皆薦東宮官支兩俸以慰悅
其心黃竑者恩明土官知府璫庶兄已璫以嫡

為工官知府而竑以捍禦功為都指揮。瑊有二
子鈞廉而長，鍤嫡而少。瑊老，請鈞代鍤。怨竑時
方以都指揮守備，潯州兵威甚振，欲殺鈞并奪
鍤而襲之。計授鍤聚兵五千夜馳入府襲殺瑊。
支解鈞，壅瘞之，詐言盜入府。明鍤入城舉哀，請
竑為捕盜。竑即發鍤罪，若為瑊伸理者，巡撫侍
郎李棠使叅政曾翬副使劉仁宅往治竑。陰持
金多遺翬、仁宅外，挾兵勢相抗。撫仁宅陽許之。

留暉於淳興約去至南平竑二子迂仁宅伏甲
縛之亦誘執竑於淳聞於朝詔械繫廣西獄竑
惧乃請立儲以悅 帝懷獻既立 帝赦竑進
為都督使人撫仁宅陷以他事而堂坐致仕始
竑疏至時中朝皆曰竑遠裔何知必有受賂而
惠之者以疑江淵而 景帝下詔書天下吏部
尚書何文淵為發端語曰天降下民作之君父
有天下傳之子常自喜而誦之 太上復辟王

誠舒良皆伏誅陳循江淵發戍鐵嶺衛商輅等
廷杖除名為民王直高穀皆致仕文淵以先致
仕虞禍咽金死而竑亦仰藥自盡上命發竑
棺鞭其屍竑子政皆誅始署議時諸臣盡唯
惟王士興給事中林聰頗有違心然竟不敢言
及太子既立復大賞金直持金歸扣案頓足曰
此何等大事出鑾裔口吾輩不能諱媿死矣直
歸年八十餘夫妻諳老相攜阡陌間課督耕種

子孫更迭上壽天以兩門外江漲直興老妻躋
門望之曰當時有欲引吾入閣者西揚抑吾令
吾得志今且有鐵嶺之行得躋門望漲耶成化
初修英廟寔錄史館欲書江淵為竑作疏史官
兵濬曰此殊易辨若出江公手則必用京師奏
本經若用廣西土產紅則竑自為之也取視則
廣西紅淵乃得免於物議懷獻太子以立之明
年薨追謚英宗復辟降稱世子

呂后書曰景帝以天下為千年不拔之基立太子易沂王自二世三世以至萬世某非不善也亦詎料天之遽斬其嗣哉使懷獻蚤死而不易沂王政得策之上即懷獻蚤死而復立沂王亦不又為策之中而昌朔龍馭傳位德昭不亦千百一主哉而曾不恥上亦何所礪其齒牙耶